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太平經國書卷十九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崔　堂

太平經國書卷九

宋 鄭伯謙 撰

愛物 論鳥獸魚鼈昆蟲

或問天官有獸人掌罟田獸冬夏獻狼麋春秋獻獸物有䱷人鼈人掌以時䱷為梁春獻王鮪鼈蜃秋獻龜魚則凡鳥獸蟲魚之瑣碎二人皆可兼之矣服不氏之教養猛獸射鳥氏之毆射鳥鳶羅氏掌畜之網羅罰擭何以復見於夏官冥氏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庶

氏除毒蠱穴氏攻蟄獸翨氏攻猛鳥硩蔟氏以方書去夭鳥翦氏以禜莽草除蠹物赤犮氏以蜃灰除貍蟲蟈氏以牡鞠去鼃黽壺涿氏以牡橭象齒殺淵神庭氏以救日月之弓矢射夭鳥何以復列於秋官若曰天官所掌惟畜獸魚鼈以供王飲膳之物耳而禽獸之屬昆蟲之類所以為害於國中者不暇及焉彼服不氏之所養與其所共冥氏穴氏之所攻與其所獻獨不可合於獸人乎而事有其官官分隸於數處先王豈好為是不急之

物祿無用之官以待有事之用邪曰先王司事以會官作吏者因官以存名其名不可廢其官則未必皆有試舉其畧言之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止征一物戎僕戎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人來則用懷方氏事至則臨事而無之三百六十官其臨事而無者殆相半也且自服不氏以至羅氏自冥氏以至庭氏

大抵皆下士一人否則二人皆徒二人否則四人惟掌畜下士二人則有史有胥有徒二十人然比之天官獸人獻人府史胥徒皆具而徒之多至於三百則又不同矣由此言之天官獸人以下雖具官而設局而夏官秋官如服不氏羅氏掌畜一二職之外意其必皆臨事而兼之耳或曰是則然矣服不氏以下何以必屬於夏官冥氏以下何以必屬於秋官曰掌養鳥而阜蕃之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阜蕃教擾為養育之事夏為養育之時

故以屬司馬掌攻猛獸鷙獸而獻之掌攻猛鳥夭鳥而殺之攻為殺伐之事秋為殺伐之時故以屬司寇至於凡田獸之政令則要皆獸人掌之先王於鳥獸之微魚鼈昆蟲之細其在所當養則設官以養之以順春生夏長之道非獨養民而已也其猛鷙在所當去其託為神姦在所當除則設官以去之除之以象刑罰之威以順天地肅殺之氣非獨詰姦慝刑暴亂而已也夫以鳥之高飛獸之遠走魚之深潛昆蟲之雜出至難及以政者

也而先王於此猶無所不盡其心焉甚矣法制之修明而先王為天下興利除害之意非若後世之苟且也如是而受天下之報享天下之利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可以共受之而無愧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其所以為民物害者非獨洪水而已也自禹驅龍蛇而放之菹而後民不至於無所定自益烈山澤而禽獸逃匿而後獸蹄鳥跡之交於中國者無有容鳥獸之害人者既消猶懼其不終息滅而復出為惡

於是又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雖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而其所當養者則有益為虞而掌之葢周人之政即虞夏之舊政也維紂之時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後即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每觀孟子論三聖之功以為驅猛獸而百姓寧比之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葢知猛獸之為天地間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天下既平九州清宴八荒會同之後周公安得

不為無窮之慮哉因事而建其官因官而存其名此非不切之務無用之官也先儒徒見夫獸人之官修則以為寧百姓之大徒見夫𩿥人之官修則以為養萬物之悉孰知興利除害事已而不敢不存其名有非一職也周道衰而官職廢先王興利除害之意無一復存春秋書秋多麋則不復有獸人之獻亳社之雁東門之鶢鶋則不復有硩蔟氏庭氏之毆除校人之烹鶩鶩之詩魚藻之詩君子傷今而思古則不復有𩿥人鼈人大羅氏

之養當是時也龍虵之孽羽毛鱗介之禍史不絶書不惟物性不得其寧而萬物亦不得其養欲令德及昆蟲而禽獸之不逼人者難也蓋後世養民之政猶茍且而不及況於鳥獸禽魚之難及以政邪漢有一宋均能出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遣潮陽之鱷則當時以為創見駭聞之事嗚呼彼獨不見禹之驅龍虵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與周官之治鳥獸蟲魚邪

醫官

論醫師以下五官

或問醫有醫師足矣而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無乃太冗乎曰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為難精惟疾病為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而不敢計其冗甚矣夫先王之仁也曰先

王之於醫事嚴矣然自萬民及鳥獸無不治療而王后
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反不及焉何也曰萬民之疾
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去其疾於未然予不於食
醫而講求之乎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
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鹹酸甘苦辛之
助無不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
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
及於慝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之前也

不獨食醫為然膳夫以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饔則掌禽獸凡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茍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饔為然凡五齊七菹之用醢者則有醢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醢酸鹽醎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補五臟之不足故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至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冰以進以禦暑惡之氣

六宮六寢之脩宮人於春冬則掌爐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井匽以流其清洮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澡雪其精神而悅懌其膚體茍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醢人鹽人淩人宮人為然內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敘於王所女御則御敘於王之燕寢茍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真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邪大抵味以養精者也

穀以養形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為本養形次之治疾為下莫貴於王而至於設官以待其疾不惟非臣子之心而亦非所以為奉養之至者也醫不及王又何疑乎若夫萬民則不然夫自王而下至於公卿大臣凡有爵而貴者不幸有風雨霜露寒暑燥濕之感則其權力足以致醫其財賂足以使醫則亦不待於設官以掌之惟編户齊民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粗給而祭祀醫藥必有所不足力既不足以致醫而良醫又不屑於

治則夫疾醫以下苟不設焉民之死於非命者必多也

葢嘗講衛生之經矣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為寒暑以

為陰陽風雨晦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淫則為烖以生

寒熱末腹惑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為五氣一覺一

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聲音以生喜怒

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

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

則和有餘不足則病今也喜怒之不節與寒暑之過度

者適相值焉是以其生不固疾疢交作寒極為熱熱極為寒為癘瘧為痒疥結為瘤贅隘為癰疽以至不能自有其生於天地之間當是時也而不有聖人同萬物之憂同民吉凶之患不有良醫探性命之情而順陰陽之理辨内外之證而明死生之訣則將誰與哀救之哉是故疾病疕瘍總之於醫師而分治之於疾醫瘍醫疾醫掌民之疾病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瘍

醫則掌腫潰金折之瘍而攻之以五毒養之以五氣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以至獸病獸瘍亦有官以掌之亦推其有餘以及其分治其事而各精其業歲終則稽其醫而制其食考其全失而定其上下國家仁民愛物之意至是極矣若曰養王於未疾之前而治民於已病之後此非先已而後民也尊卑之分貴賤之理臣子愛君之深意也雖然周家亦豈一切治民於已病哉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昭公四年夏之十二月也西陸

朝覿而出之夏之三月也司爟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納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逹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而時疾皆可以禦是亦不必皆待其已然而後治之也學者講求周家待民之意則知王之所以不言醫益無可疑者矣氣體均和膚革充盈無傷生害氣之食無沉酣燕泆之飲無淫荒迷

惑之好無風雨露霜寒暑燥濕之感百病之源固已醫之於平時暇日也昔者春秋之世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昭公元年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其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夫平公惑女寵以致疾而醫和歸咎於良臣何也不救君之過不能節王之聲色彼蓋有所傷而思古也且不獨此也知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鼓鐘以飲酒小大之臣為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太師不詔褻臣不規而杜

責以區區之寧夫反越刀匕之職而進救藍之戒酣酒嗜音而內作色荒是安能無疾邪西漢以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是猶有周家之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閹人以主之其意已不謹矣晉以太官屬光禄以太醫屬宗正渡江以後則太官太醫悉隸於侍中而唐則悉隸於侍内者而大臣無所統率於其間矣夫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飲食醫藥不相聯則彼此不得以相

察每思天官冢宰之分職以膳夫等官列於前而以食醫一官列於後此最防微之深意割烹煎和一有失宜則食醫皆得以糾察之雖曰王不言醫其醫豈不預邪蓋至於大臣之政令不行則飲食酒漿之小官各求以自媚於上雖宰相無如之何矣而何太醫尚藥之足忌也嗚呼此周公之思慮所以求深長而醫師以下五官始有可得而論者

鹽酒

或問鹽人掌鹽之政令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鹽榷酒乎抑以鹽酒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鹽酒有榷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有鹽酒之故而與斯民爭口腹之尋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鹽人之外在地官則有川衡以誅罰其犯禁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虣以掌市之飲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又與後世曾不少異焉何也曰先王之

有鹽禁也禁其棄本逐末與官吏之緣公為私而已其於酒禁也禁其羣飲以鬬爭沉酣以敗風俗與其流生禍糜米粟而已若夫醯醬之所需飲食之所用祭祀之所羞孝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婚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但收販鬻者之賦而非復自貪其利遏其源而不以一孔遺民也昔者晏子謂齊侯曰（昭公二十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

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病而夫婦皆詛晏子之為是言也是知山林之利先王以來固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獻子之為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雖與民共而猶未嘗不慮其舍本逐末以至於貧匱不給也漢興猶存此意鹽鐵酒榷之利雖盡捐以與民而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之從事於末以

害農多為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春秋秦漢以來猶不忘之況以周公憂民之深乎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民有本之可敦則其末為可抑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為可畏是故周公雖不與民爭鹽酒之利亦不恣民趨鹽酒之利夫煮海以為鹽利至博也不為之禁則緣畝之農夫將日耗侈心日動而本心日揺官吏之貪者亦將並緣以為姦矣豢豕以為酒禍至無窮也不為之禁則淫酒而無度是以民人及市羣飲而

闞囂酒亂其德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周公於此則一切有法以待之其醢人酒正之政令彼特施之上者也而猶有式法以受酒材有酌數以供祭祀有法以行頒賜有書契以授秩酒有日成月要以考出入自王后之外雖世子之飲亦有歲終之會而況敢縱民於酣飲乎其取醢也必有簿書以責其數其受醢也必有符節以防其僞況敢縱民於浮食乎故公醢之入有數而民之食醢者亦有數公酒之用有數而民之飲酒者亦有節但

酒正內官耳自酒人而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以行呵禁於外故至市官之屬則有司虣以掌之刑官之屬則有萍氏以掌之鹽人既共祭祀賔客之鹽共王后世子之鹽與凡牲膳羞醬百事之鹽故雖專鬻鹽之命而掌天下鬻鹽之數而山林川澤鹽鐵之藏則有澤虞川衡以掌之而川衡之掌則又有大川中川小川以別之巡其川澤而平其守執其犯禁而誅其人內外相若相維而法令可次相考大抵勸農而美風俗耳其禁雖嚴初

不以自利也其民安於禁而樂於生初不以為怨也若夫後世則不然自文帝以來雖不與民爭利然徒善不足以為政而鹽鐵在民酒利在民其亦太無制矣徒知其害而不能定其法歲雖勸民耕殖不知固已導民而趨末也至於孝武則又不顧斯民之無以為生一舉而盡奪之幹官鐵官之設雖近於酒正鹽人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氏大抵不過幹鹽鐵而榷酒酤耳而又或屬於內史或屬於少府大臣之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取

之無藝斂之不慊衆心取斂有不平於下而鹽鐵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日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後其禁益嚴其犯愈衆吏卒搜索私屠酤至於壞室廬而毀釜竈兄弟妻子離散生業破蕩無餘而民之以酒獲罪者方日來而未已髡黥積於下私鬻不為衰減力不足以執之則浸成頑俗而流入姦盜民豈樂為此哉上之人既不能制民之產民方懼死於飢寒而冒求升斗以茍活但莫知性命縱之則不顧而逐末迫之則急而

犯法耳固未易呵禁也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為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貸或不貸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絶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徳而已甲乙皆咎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咎其子而責之學乙咎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况又有所謂百畝之可耕九職之可任乎今世醞酒之禁蓋亦反其本而已正使有本之可趨猶不當禁之使至於此極况

未嘗有本也舊嘗論州縣官吏之自為私酤而不必禁民之私酤又嘗論州縣當置鹽本錢為之增價以買鹽而減價以賣鹽此則姑因今日之勢而行此不得已之策譬之欲紾其兄之臂而教之姑徐徐云爾周公之法意至此殆有未易言者

太平經國書卷九

太平經國書卷十

宋 鄭伯謙 撰

理財 論太府以下三府

或問周禮眞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昔者天下之民百畝之田可以無飢牆下之桑五母之雞二母之彘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賈責之以嬪婦臣妾資之以山澤藪牧故其地無餘利而其民

有餘財當是時也下之所以輸於上者常易辦而上之所以取於下者常不見其難集内而九功之正税九職之正賦外而九正之常貢其時已至其財已可取則太宰立法以授之征者司徒之屬征財以入之掌者太府之職掌財以頒之當用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之入也財之來為無窮財之取為甚易其藏之也常充足而盈羡而其用之也則常懼其姦欺而鹵莽是故一時之財不待於理其入而常盡心於理其出焉每覲六

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秩匪頒賜予玩好數者之用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滲漏乾没或有以容姦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虚既窘於用則不免虐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前有太宰小宰宰夫後有太府掌皮地官之屬又有泉府

倉人廩人但斂散賙救事近於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屬地官太宰兼制國用故太府與司會皆列於天官而太府以下三府則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則皆掌會計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則又專命司裘掌皮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嘗不深歎周公措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密而視聽之詳多也蓋内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為二府者切於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

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立為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以汩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攝為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姦欺而其內外之參差不齊出入之交錯差舛簿書會計之煩多委軋亦必將有撤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為此也故以太府言之自關市之賦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為所用厚薄之

限也以其數之多寡為限則用不免有欠餘勢不免有相補足而財不免有相移用移易紛然始舛錯而難考是非一人之所能理也故法式則見於太宰而定數則見於太府移用則掌於職内矣以内府言之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與夫四海幣獻之貨賄紛然而入既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獻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雜然而受既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

之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也故其大體則掌於內府而其精美緊切者則分於王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於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凡幣帛賚予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其出入支用固已瑣碎不一矣而斂滯貨給賒貸所以與民用通者則又豈外府之所能兼乎故係邦之用者則外府領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

府矣以至司會而下掌皮而上其所以設官分職而不相參者大抵皆然雖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司書亦别為一書以待司會之考以佐太宰之撙節雖然此特其不相參者耳至於相參而相考者則内府在内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互相考也職内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姦

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足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同出於太府然則論周家之理財者太宰之府較太宰太府式法之次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職九式九事之異同

此則自有諸儒之傳說在

內府 論三府供王玩法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有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為

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若一切限制之而尋常玩好之私亦所不容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安於啚陋而無所慕乎外也子孫不能皆賢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胸中鬱積磅礴之餘啓其暴怒而逞其威虐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横流反有不可得而遏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主之所不能免也以

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帝之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强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玉府一職終始皆稱玉雖燕衣褻器衽笫席牀亦無不盡其飾而極其精既以其金玉寳貝之器物又以其精美珍異充玩好以玩好之心見於物則曰小用曰好用以玩好之心見於人則曰賜予曰好

賜亦曰好用大抵總而言之則曰玩好別而言之則曰小用賜予也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然至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茍有所好而無損於為君之大體亦安得而盡絕之況夫太府所謂式貢之餘財非惟曰吾欲取其餘而不顧式法之所當用也必待九賦以充九式所用之餘九貢以充邦國弔用之餘然後共之若其無餘則亦無可共矣玉府所謂金玉玩好之獻非曰九賦九貢之入吾必責之以此玩好

之獻也辨其所產之地而收其入如其地之止產此物而可以充玩好則亦足以便其所貢矣內府所謂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亦非其出於九賦九貢之貨賄也即四方諸侯朝覲聘問之時獻國珍異之物而引領之於內府者及其有問省之費則各以其四方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王亦無所利其物矣夫此三者既無所損於人主之大體亦非所以滋人主之侈心脫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冢宰又時以道而養正

之以格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顧九式之成法而一毫不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之獘乎自此論不明而儒者過為儉嗇之説而强其君以所不堪將使之飯土榴啜土鉶以萬乘之尊而下為監門逆旅之態經制不立而子孫無以持循縱欲之心其終未有不勃然而生者西漢之初頗知此意以大司農掌天下經費猶外府也以少府掌山澤陂池之入自佐天子禁錢而給私共養猶王府内府也雖無太府一官以總其出

入而有計相以會計之則猶司會司農少府及計相盡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周之統於太宰自光武變亂舊制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於是别自立監而用閹人以領之而桓靈之君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為私藏矣馴至於唐益為無制以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而聽天子取給之便以天下之公

賦而為人君之私藏有司不復窺其多少而宦官領事至三百餘員此固不足道也至於楊炎以片言移德宗之意即日下詔移內庫之積貯而盡歸之左藏議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德宗之刻剥聚斂受延齡之欺罔而來諸道之羨餘乃自此而始惟宋朝盡去漢唐之弊而復周公之遺意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庫在周則為玉府凡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庫在周則為內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然其所以異於周者獨以

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撙節於其間也渡江之後又别置激賞即今之南庫是也雖宰相領之謂之兼制國用而内外已判然不相干矣嗟夫竭四海之財而恣一人之侈周公固不為此矣至於防其侈而截然無一毫之假借亦豈為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乎至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太平經國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經國書卷十一

宋　鄭伯謙　撰

會計上 論司會以上七官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

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沉匿掩蔽之弊生而

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自今以司會而下考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

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貳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貳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鈎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乾没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

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昏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

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庻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材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稟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

若會計則同出於司農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

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考為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為不知而

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以領

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考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

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下 論同上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考疑其為防甚疏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於郡國幷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

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殽亂疑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宫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考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

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専剥民以厚君令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

於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造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

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況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没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設卒動數萬人王温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懇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秕武

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劑劵甚不明而廪禄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内史假貸租多不入倪寛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捐之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

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内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廪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猶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

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須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稟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考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

內職幣則羡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疏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者蓋不獨考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

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産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

而後可

內治

論內宰下十九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宮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內交羣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內祭祀漢家尚除秘祝今女祝之設豈無執左

道入宮而為厭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混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為淫邪以汚宮壼者后夫人以下女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典婦功典絲枲追師染人屨人無非是人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婦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

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為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為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内外為相紊人民官吏與宦官宫妾雜處則内外為相亂有外祭祀則内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内外猥多泛濫之職邪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纖悉詳盡者不以通内外則以嚴内外者也夫以宫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卿大夫之好

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餘亦固幾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内廷與外廷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朝市何嫌於相闗乎天子享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前有宫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醴私猥之事而隱然属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

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士大夫何嫌於處內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凡宮壼之執事室廬為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為內外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不分內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

鍾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内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内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内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内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内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

嚴內外未嘗相雜也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不著其數
亦所以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宮闈
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
之意以爲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藩牆有比鄰之異精
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
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
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事廢弛而不舉
知慮疏略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之意也

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為用先王之所以嚴内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内外者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内外之政甚無足觀者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闥之内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宫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官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宫妾

相與亂其内而公卿大臣疏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内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内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太平經國書卷十一